

T9297/3122b

MINES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 1941

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五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仙佛部

佛

羣書要語浮屠佛也

初老

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

袁宏漢

記紫金之像白毫之光

六

蓮妙相

同上

青蓮承趺金獸捧

持藻并花鬘葱籠四垂

劉賈金記

慈雲法雨

六帖

古今事實

西方大聖人

宰詔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
二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
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
三皇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
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
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

釋迦佛生

周昭王二十四年釋迦佛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
界涌金蓮花自然捧雙足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年十九欲
家號天人師住世四十九年將金縷僧迦黎衣傳衣與摩訶

祖迦集傳五三十二祖弘忍

景德傳灯錄

明帝迎佛

帝永平二年偶夢金人巍巍丈六飛至殿庭光明炳
照群臣通事舍人傅毅對曰臣聞西域有得道者其名曰佛
下所見得無是乎帝遣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同往西域求迎
佛法至月支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梵僧帶白氎畫釋迦像
四十二章經白馬馱之邀至洛陽此中土有三寶之始也 大藏
一覽

佛法入中國

漢驃騎將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
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蔡
愔等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三
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不滅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
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
俗精於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
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通鑑

阿難說法

第二祖阿難將入滅雪山五百仙人飛空而至阿難爲說法

達磨携履

二十八祖達磨自天竺國泛海見梁帝不契潛上嵩山少林寺
面壁九年端居而逝葬熊耳山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于葱
嶺見手携隻履翩翩而逝雲問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王已
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

矣其事

起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 傳灯錄

弘忍鏡臺

二祖弘忍大師有僧神秀於廊壁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
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有居士盧慧能密於秀偈
云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
傳法於能

梁武溺佛

晚溺信佛道凡三捨身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
身衣布衣侯景之亂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崩于淨居

魏作金像

大身所集 卷之三十五 三
小寧寺有金像高丈八尺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爲九
者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屠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每
鈴鐸聲聞十里 梁紀

募錢造像

石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 通鑑

諫迎佛骨

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上迎入禁中三
祠王公大人奔走諷唱至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踏
印惡之乃上表諫

事浮屠

惑浮屠尤甚至經月不食葷及致仕與香山僧如

每肩輿往夕口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 本傳

釋佛教

裴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
萬言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斧碎佛牙

傳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
久不能傷請驗其真僞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方是時
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毀佛像

周世宗即位之明年中國乏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
嘗曰吾聞佛說身世爲妄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猶

割截况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

後主信佛

後主酷信浮屠朝退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頓
至為癩贅親為桑門削作厠簡子試之腮頰少有澁滯者再
治之其手不扞學佛握印而行僧犯奸有司具牘還俗後主
禮佛三百拜免刑王師尅池州令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

南野錄

宋

論佛骨表

韓愈

以以佛者

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

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
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
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
皆百歲此時天下大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中國未有佛
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
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周文王年
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
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
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
謹年代允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九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
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

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
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
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明聖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
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
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
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
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
又令諸寺迺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
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詭異之觀
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
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

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群解衣散錢
自朝至暮轉相倣効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
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
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
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
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
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境不令惑衆也况其
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人宮禁孔子曰敬鬼神
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刻祓除不祥
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刻不用
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

諸水火未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
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
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
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大悲閣記

蘇子瞻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
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
能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口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
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
身聚而爲八萬四千卅隨維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
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

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皆吾
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吾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
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
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傍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
矣而况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
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
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有道耶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
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
河沙諸國非有宅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
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覩其
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内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

方首乃以大栴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錯出開合捧
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各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
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
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
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
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
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
挾白羽劔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盃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
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
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

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愁誓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
心法皆具千手目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并叙

蘇子瞻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施會出
而浴之者緇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取其二色如含桃大
如薏苳將寘之他方爲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
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畀之七年軾自齊安恩
徙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爲尚書禮部郎過濟南長
清真相院僧法泰方爲塶塔十有三成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
共瞻仰而未有以葬軾默念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
此耶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

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捨所愛作佛事
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患廢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
廣前事度幾在此泰聞踴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
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銘曰如來法身無有邊化
爲丈六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年紫金光聚飛爲煙惟有堅固
百億千輪王阿育願力堅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置衆刹奠山川
棺槨十襲閔精園神光晝夜發層巔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
現衆目前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黑月隋坎泉分身來化會有
緣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壖獷悍柔淑冥愚賢願持
此福建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

天堂地獄偈

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
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國史補

古詩

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

蘇子瞻

西方真人誰所見衣被七寶從雙俊當時修道頗辛苦柏生兩
肘烏巢肩初如濛濛隱山玉漸如濯濯出水蓮道成一旦就空
滅奔會四海悲人天翔禽哀響動林谷獸鬼躑躅淚迸泉龐眉
深目彼誰子遶林彈指性自圓隱如寒月墮清晝空有孤光留
故躔春遊古寺拂塵壁遺像久此靈香煙畫師不復寫名姓皆
云道子口所傳從橫固已蔑孫鄧有如巨鰐吞小鮮來詩所誇

孰與此安得携掛其傍觀

感興

朱元晦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群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躡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

僧 尼附

羣書要語桑門六帖開士同上男曰優婆塞又曰僧又曰德士

大藏一覽僧曰苾芻本是草名有五義一生不背二冬夏常青

三性體柔軟四香氣遠騰五引蔓布條尊勝經行阿耨菩提心

是名上人摩訶般若經沙門有三坐禪為上輩誦經為中輩助

眾為下輩無為經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欲而歸於無為也袁宏

漢記禪有五有凡夫禪有外道禪有小乘禪有大乘禪有最上

乘禪傳灯錄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為味維摩經人其人火其書

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庶乎其可也韓文

詩句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社寄贊上人

尼女曰優婆夷又曰尼大藏一覽

古今事實

達磨傳衣

初達磨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鑒置而不傳

沙門稱釋

晋道安授業於佛圖澄姓帛氏以師莫過於佛遂以釋為姓中

夏沙門稱釋自道安始道安見習鑿齒自稱彌天釋道安

入遠公社

晉惠遠見廬峯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刺史桓伊乃為
遠於山東立房殿即東林也絕塵清勝之賓並不期而至彭城
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等凡
百有二十三人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

高僧傳

不過虎溪

遠法師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過虎溪輒
鳴號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脩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
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

廬山記

招入白蓮社

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陶曰弟子性嗜酒若許飲即往矣
遠許之遂造焉因勉令入社陶攢眉而去

廬阜雜記

不入白蓮社

謝靈運求入淨社遠師以心雜止之范甯在豫章遠師請入社
范不能從

遠師傳

女子寄宿

高僧鬼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
遣我來勸勉其意鬼執意真確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
革囊見試女乃凌雲而逝顧曰海水可生須彌可傾彼上人者
秉心堅貞

逼受妓女

鳩摩羅什姚主以妓女偏令受之乃自講說譬如臭泥中生蓮
花但取蓮花勿取臭泥

飛錫擲空

鄧隱峯擲錫空中飛錫飛身而過

應真飛錫以躡虛

天台賦

能通玄術

佛圖澄天竺人妙通玄術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
夜光照室石勒聞其名召試其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
鉢中生青蓮花勒愛子斌暴病死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遂
甦

黑衣宰相

宋文帝以慧琳善談論與議朝廷六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孔

覲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通鑑

赤髭白足

佛陀耶舍爲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毗耶沙 澤
曇如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

文殊問疾

維摩詰病佛遣文殊問疾

躡迹求法

道明禪師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躡迹追逐至大庾嶺
曰我來求法願行者開示於我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
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

佛有五戒

元珪禪師有異人峩冠而至曰我嶽神也稽首乞戒師曰付汝五戒能不淫乎能不盜乎能不殺乎能不妄乎能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是爲佛戒

看水牯牛

大安禪師曰安在瀉山三十年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卽鞭撻調伏旣久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趕亦不去也

石頭路滑

石頭希遷大師也馬祖問師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祖云石頭路滑還躑倒汝麼師曰若躑倒卽不來

磨磚成鏡

南嶽懷讓禪師有沙門道一常日坐禪師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師取一磚於石上磨一曰作什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磚豈得成鏡師曰坐禪豈得成佛耶

罵佛罵祖

德山宣鑒禪師瀉山問衆還識遮阿師也無衆曰不識瀉曰是伊將來有把茅蓋頭罵佛罵祖云

一餅一鉢

守清禪師有僧問末後一句師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一餅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佛法大意曰擾擾怱怱晨雞暮鐘

茆茨石室

無業國師曰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茹茨石室向折脚鐺子
煮飯喫過三二十年

一塢白雲

廣嚴院咸澤禪師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曰一塢白雲三間茅
屋

白公問禪

杭州道林禪師初至秦望山見長松枝葉蟠屈如蓋遂棲止其
上復有鵲巢其側人目為鵲巢和尚太守白居易入山曰師住
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曰
心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

八十老人行不得

李公問禪

樂山惟儼禪師郎州刺史李翱問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
瓶翔作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
話雲在青天水在瓶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守欲保任此
事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為滲
漏

蜂鑽紙窻

神鎖禪師見蜂子投紙窻中求出師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
鑽他故紙

百丈竿頭進步

海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五 十四

招賢大師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人未爲真百丈竿頭
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一口吸盡西江水

襄州居士龐蘊初謁石頭和尚復與丹霞禪師爲友石頭問日
用事作麼生對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
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後
參馬祖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
江水卽向汝道居士頓悟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
說無生話女名靈照製竹漉籬鷲之以供朝夕

寒山子

天台寒山子以禪皮爲冠實大木屐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
僧殘食菜滓食之豐干禪師曰汝與我遊五臺卽我同流若不
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干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山却問去五
臺作什麼曰我去禮文殊寒山曰汝不是我同流

拾得子

天台拾得者豐干禪師山中行至赤城見一子携至寺中名爲
拾得一日掃地寺主問汝畢竟姓箇什麼在何處住拾得放下
掃帚叉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搥背曰蒼天蒼天拾得問汝作
什麼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哭笑而去

布袋和尚

布袋和尚形材臃腫臆頰臄腹以杖荷一布袋供身之具盡貯
囊中入市見物輒乞或醢醢魚菹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白

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並傳灯錄

萬迴師

萬迴師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姓迴迴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語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其兄戍役於安西音問隔絕父母遣其問訊一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父母異之弘農抵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因號萬迴唐武后嘗賜之錦袍玉帶

施千僧伊

杜鴻漸自蜀還食千僧以爲有報縉紳効之病甚令僧剔髮遺命依浮圖葬不爲封樹類說

判僧飲酒

陸長源郎中判僧常滿智真等於娼家飲烹宰等事云口說如來之教在處貪財身着無價之衣終朝食肉苦行未同迦葉自謂頭陀神通何有淨名入諸淫舍犯爾嚴戒黷我明刑仍集逐近僧徒痛杖三十處死雲溪友議

判僧賭錢

浙西韓滉相公斷僧靈晏等賭錢喧爭云正法何曾執貝空門不積餘財白日既能賭博通宵必醉尊豐強說天堂難到又言地獄長開並付江神取管波中便是泉臺同上

浮屠還俗

賈島字浪仙初爲浮屠愈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

浮屠奉親

張策少落髮爲僧黃巢犯長安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

東坡問禪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東坡與之遊時住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爲留數日一日值師掛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卽答當從所請願留所繫玉帶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卽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未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

爲尼之始

以下係尼

漢明帝旣聽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此中國爲

尼之始也

事物紀

武氏爲尼

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爲尼

高宗紀

愛姬爲尼

郭代公愛姬薛氏幼嘗爲尼樂天嘗贈以詩

爲尼立碑

大明和尚卒弟子尼無染命僧靈嶼爲行狀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立碑事今無染實涕淚以求

柳文

惑於妖尼

于尼者嘗適人生子後爲二鬼所憑言事或有驗遂爲尼名惠普士庶遠近輻湊以佛事之王樂道命李氏甥爲其母首傳習

妖教收下獄詔京東老官按之得諸公書自韓曾以下皆有之
文公獨無上問其故公曰臣但不知知之當亦有書溫公日錄

捨宅為寺尼寺附

東晉何充始捨宅安尼此尼寺之始也事物紀元

為妾造寺

王縉為相為妾起感應寺宏麗無比當時頗為識者所笑南部

新書

題尼寺壁

楊凝式滑稽精舍老尼即王令公家乳母公至苦不為禮乃書

壁云暇日遊老比丘院延待甚厚尼甚感之後悟老比丘之言立

巧鏤之紀異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鑿禪師碑 柳宗元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
謚大鑿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
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椽告于其祠鐘蓋鍾鼓增山
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于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
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
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諄垂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
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
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六

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寃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令布天下凡言禪者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牒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疆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磨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終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龍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騁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旣復大行乃誅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求徯不已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

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楊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文暢喜爲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序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

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言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柳請又加浮屠能喜文辭於是言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氏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服朝服或漏於淫恠之說以敦彝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於潮浮屠之徒驩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予求叙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鰐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矣嗚呼悲吾絳不得侶師以馳

送文暢上人序

柳宗元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

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其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雒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踰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衆雲代之間有靈山焉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而往解脫者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祕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振塵朔陲將欲與文殊之會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夏官韓公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習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嚮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尊禮

浮圖之事者比比有也。一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凝滯。然後蔑衣械之贈。委財施之。曾不顧矣。其來也。盍亦徵其歌詩。以焜耀迴躅。備長德璉之述。作豈擅重千祀哉。庶欲竊觀風之職。而知鄭重耳。

論禪學之始

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其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為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法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梁會通問達磨入來。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之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磨一切掃蕩不。文字直指人心。又翻子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為可以直指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也。朱語錄

古詩

太白胡僧歌

并序

李白

太白中峯絕頂有胡僧。不知幾百歲。眉已長數寸。身不製繒帛。衣以草葉。常持楞伽經。路僻迴絕人跡。罕到嘗東峯。有鬪虎弱者。將死而僧以杖解之。西湫有毒龍。久而為患。而僧於器貯之。商山趙叟前年採茯苓。深入太白偶值此僧宿。余嘗有獨往之意。聞而悅之。乃為歌曰。聞有胡僧在太白。蘭若去天三百尺。一持楞伽入中峯。世人難見但聞鍾。窻邊錫杖解兩虎。床下鉢盂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五 十一
盛一龍草衣不針亦不線兩耳垂肩眉覆面此僧年紀那得知
手種青松今十圍心將流水日清淨身與浮雲無是非商山老
人已曾識願一見之何由得山中有僧人不知城裏看山空黛
色

律詩

贈楚雲上人

溫庭筠

松根滿苔石盡日閉禪關有伴年年月無家處處山煙波五湖
遠瓶屨一身閑岳寺蕙蘭晚幾時幽鳥還

贈僧

杜荀鶴

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
了慙輸僧

贈老僧

薛能

清瘦形容八十餘
無免破除
籬落似村居勸師莫羨人間有幸是兀

詩話

韓詩戲僧

韓退之不喜僧每爲僧作詩多侮之如送靈師詩云圍碁闔白
黑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梟盧叱迴旋爭戰誰與敵活計橫
戈鋌飲酒盡百盃嘲謔恩逾鮮有時醉花月高唱清且綿言僧
之事乃云圍碁飲酒六博醉花唱曲良爲不雅可謂出醜矣侯
雜著係尼

慈竺二院記

呂伯可午

嘉熙三年某月某日欽尼祖證狀于郡曰祖證俗家靈山之前里中舊祠僧伽大士有水旱疾疫必禱禱必應今頽毀久矣過者太息祖證不揆不謀于衆不巧于人自輸家財因其遺址以崇成梵宇凡費錢五百萬三年而後成與徒衆晨香夕燈上祝聖人壽下俾鄉人復有所皈依顧昔焉榛莽今焉道場於吾佛法固善而名額不得上賜如國王法何創而求之實難惟因其廢於彼而取以名於此則亦條例之所許也城南太平興國寺中有廢院曰慈竺祖證願徙以榜之惟慈悲幸聽郡嘉其意爲上之部部上之省至四年某月符下黑白衆瞻仰歡喜嘆未曾有予友人汪翔甫述其顛未來以記祖證翔甫之諸姑也自乾盜法入中國其徒備著天堂地獄鬼神為張因果罪福之說以爲人死爲鬼鬼復爲人隨善惡報還復無窮若善男子善女人悉當如是觀故其誘人甚速入人甚深無智愚皆知之婦人女子亦信嚮焉然流弊有二彼其朝辭房闈暮宿禪寂割父母深愛絕男子大欲離棄骨肉瓦食壞衣以自屏於山顛水涯足跡罕到之境而人道城矣復有曲眉豐頰命薄志違不得已發勇猛心爲式義摩那卒之胥訓胥劬龍蛇污雜而禮法闕矣證則不然幼即茹蔬誦經蕭然有物外意嘗往師能仁寺尼如通旋返其家靜居一室日以焚誦爲事或問之曰出家兒當如是耶證曰此吾教七衆中所謂優婆夷道師林所謂在家菩薩而金色女所謂名出家者不必在阿蘭若處也已而戶外之屨常滿僧俗混處非便始別營室廬以居之而必於其黨密邇之地庶

恩相愛文相接無異於在家時也證雖以度人為事然不輕受
 往往擇其家世之良氣質之美與其有以自給無求於外者乃
 與之進擢不爾則外誘內移將不能以守吾教矣此豈滅人道
 闕禮法者所可同日語哉向使其不具室羅未尼之相而從事
 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則柔則懿婦德毋儀當必有可觀
 者士大夫平日於親故交際繆相愛敬一旦利害相及名位相
 軋及眼若不相識而彎弓下石者有之苟可以求富貴利達不
 背公死黨則左右詭隨雖行不顧言壞名敗義不恤也聞證之
 風寧不少愧昔韓吏部於謝自然深致其告戒感傷之意至詠
 華山女頗獨假借得非以霧閣雲窓追攀不可其持守甚嚴有
 以自拔於流俗者歟彼有證之一猶見取於吏部吏部而遇證
 當如何其稱予也予故因翔甫少
 者且以警吾黨之士而亦以自警云

事以警世之為尼

佛寺

羣書要語招提菩薩皆古佛號也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

道場其實一也釋書精舍梵宮寶地紆園化城

淨土鷲峯布金之地並六址向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

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應劭風俗通

詩句若耶溪傍雲門寺青鞋布襪從此始杜紆宇出青蓮坡蔣

古今事實

建寺之始

漢明帝於東都門外立精舍以處攝摩騰竺法蘭即白馬寺也騰始自西域以白馬馱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名初置白馬寺即僧寺之始也

事物紀原

祇園

佛大檀越須達多長者居舍衛國常施孤獨故曰給孤獨因往王舍城護彌長者家為男求聘因見其家請佛說法須達本事外道忽聞佛法生歡喜心接足作禮而白佛言我舍衛國人多信邪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化佛默受請即遣舍利弗指授規則徧處未踏唯有祇陀太子一園廣八十頃林木鬱茂幽靜可居既得勝地往白太子太子戲曰蒲以金布便當相與須達出

金布八十頃精舍告成九千二百處白王遣使請佛安居

經符

異相

捨宅為寺

晉司徒王珣及弟珉捨宅為虎丘寺白居易東都履道第卒後為佛寺荆公居金陵自東門往蔣山至其故宅方半道乃鑿渠決水以通城河後請以宅為寺因號半山

甞曹溪水

梁天監元年有天竺國僧智藥自西土來泛舶至漢土尋流上至韶州曹溪水口聞其香掬甞其味曰此水上流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寶林乃云此去百七十年當有無上法寶在此演法今六祖南華是也

佛宇如殿

魏世宗作瑤光寺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綉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通鑑梁紀

寺爲窟室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崔浩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宜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欲從官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孟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六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爲窟室以處婦因說帝悉誅天下

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詔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誅太子晃素好佛法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子遺

諫起佛寺

宋虞愿爲散騎常侍明帝起湘宮寺費極奢侈又起莊嚴刹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販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屠何有功德帝怒使人馳曳下殿

卓錫開山

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

梁武帝帝以二人俱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

神巖寺基

國一大師因獵者導自徑山重岡之西至於危峯之北有頃素衣老人前而致拜請師登山絕頂入五峯之間願捨此地為師立錫之所有太湫指謂師曰吾家若去此湫當涸留一水穴幸勿虛之我將時至而衛師言訖雲霧晦冥風雨驟作及明既霽湫水盡涸惟一穴尚存謂之龍井今庵基見在諸草不生

事狀

上方

帝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方琮曰昏暗應須到上頭左右失笑帝曰淳古君子也

方丈

唐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毗耶離城晉舍竺國有維摩居士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名方丈室

毀佛寺

唐武宗朝祠部奏括天下寺四萬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毀山野蘭若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二十六萬五百人

本紀

古今文集

古詩

嶽麓道林二寺詩

杜甫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二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挿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宮墻壯麗敵香厨松道清涼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榜雙廻三足烏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蕪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傍此煙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爲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顛免興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魯題壁物色分留與老夫

嶽麓寺

沈傳師

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爲聞茲國富山水青嶂遞迤僧家園合香珥筆皆耆舊謙挹自忘臺省尊不令執簡候亭館直許携手遊山樊忽驚列岫晚來逼朔雪洗盡煙嵐昏碧波迴嶼三山轉丹檻遶郭千艘屯華鑣蹀躞沙步大旆綵錯輝松門樛枝競驚龍蛇勢折榦不減風霆痕相重古殿倚巖腹別引新徑縈雲根目傷平楚虞帝魂情多思遠聊開樽危弦細管遂歌颺畫鼓綉靴隨節翻鏘金七言陵老杜入木八法蟠高軒嗟余老倒久不利忍復感激論元元

道林寺

韋蟾

石門迥接蒼梧野愁色陰深二妃寡廣殿崔嵬萬壑間長廊詰

曲千巖下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經馬暖日斜明蟬
 梁濕煙散暮鴛鴦瓦北方部落檀香塑西國文書明葉寫壞欄
 迸竹醉好題窄路垂藤困堪把沈裴筆力闢雄壯宋杜詞源兩
 風雅他方居士來施齋彼岸上人投結夏悲我未離擾擾徒勸
 我休學悠悠者何時得與劉遺民同入東林白蓮社

金山行

郭功父

金山杳在滄溟中雪崖冰柱浮仙宮乾坤扶持自今古日月髣
 髴躔西東我泛靈槎出塵世搜索異境窺神工一朝登臨重太
 息四時想像何其雄卷廉夜閣掛北斗大鯨驚浪吹長空舟摧
 岸斷豈足數往往霹靂鎚蛟龍寒蟾八月蕩瑤海秋光上下磨
 青銅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蓬萊久聞未成往壯

觀絕致遙應同潮生潮落夜還曉物與數會誰能窮百年形影
 浪自苦便欲此地安微躬白雲南來入我望又起歸興隨征鴻

題落星寺

黃山谷

巖巖康俗先生廬其下宮亭水所都北辰九關隔雲雨南極一
 星在江湖

又

北風捲沙過夜窓枕底鯨波撼蓬島箇中即是地行仙但使心
 閑自難老

又

星宮游空何時落著地亦化為寶坊詩人畫吟幽入坐醉客夜
 懔江撼床窰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為侯王不知青雲梯幾

級更借瘦藤尋上方

又

落星開士深結屋龍閣老翁來賦詩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接
天帆到遲宴寢清香與世隔畫圖妙絕無人知蜂房各自開戶
牖處處煮茶藤一枝

慈雲寺

黃魯直

城東寶坊金碧重道人脩惠剪蒿蓬一餅一鉢三十年瓊棖碧
瓦上秋空稻田摩衲擁黃髮專築書閣諸天中三后在天遺聖
墨百神受職扶琳宮文思帝澤餘溫潤雨露下國常年豐貢川
章川結襟帶梅嶺桂嶺來朝宗參旗斗柄畧欄楯清坐耳闢河
漢風道人飽參口掛壁頗喜作詩如已公家風秀句刻琬琰邀
我落筆何能工安得雄文壓勝境九原喚起杜陵翁

虎丘寺

蘇子瞻

入門無平田石路細穿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潭井湛盧誰復
見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巖壁殺氣噤蛙黽幽幽生公堂左右立
頑礪當年或未信異類服精猛胡爲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窈然
留清詩讀者爲悲哽東軒有佳致雲水麗千頃熙熙覽生物春
意頗淒冷我來屬無事暖日相與永喜鵲翻初旦愁鳶蹲落景
坐見漁樵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嗤歸田行可請

遊甘露寺

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狠石云諸葛孔明坐其上
與孫仲謀論曹公也大鑊二按銘梁武帝所鑄畫

事類彙編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一
獅子一菩薩二陸探微筆衛公所留祠堂在寺手
植柏合抱矣近寺僧發古殿基得舍利七粒并石
記乃衛公爲穆宗追福所葬也

古郡山爲城層梯轉朱欄樓臺斷崖上地窄天水寬一覽吞數
州山長江漫漫却望大明寺惟見煙中竿狼石卧庭下窮窿如
伏獠緬懷卧龍公挾策事琬鑪一談收獅子再說走老瞞名高
有餘想事往無留觀蕭公古鐵鑊相對空團團坡陀受百斛積
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川失故態恠此獨能完
僧繇六合人霓衣掛水紈隱見十二疊觀者疑夸謾破版陸生
畫青猊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垂
不刊赫赫贊皇公英姿凜以寒古柏手親種挺然誰敢干枝撐
雲峯裂根入石窟蟠薙草得斷碑斬崖出金棺瘞藏豈不牢見
伏理可歎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刊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
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搏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
軌後世徒辛酸聊與廣武歎不待雍門彈

律詩

金山寺

張祐

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舫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
見鍾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

又

孫魴

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櫓過妨禪
夢濤驚滅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

無錫縣東山寺

張祐

舊宅何人在空門客自過
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
小洞穿斜竹重堦夾瘦莎
殷勤入城市雲水暮鍾和

天台寺

杜荀鶴

一到天台寺高低景旋生
共僧巖上坐見客海邊行
野色人耕破山根浪打驚
忙時向閑處不覺有閑情

登甘露寺

周繇

盤山上幾層峭壁半垂藤
殿鎖南朝像龕禪外國僧
海濤椿砌檻江雨灑窓燈
日暮踈鍾起聲聲徹廣陵

孤山寺

張祐

樓臺聳碧岑一徑入湖心
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
斷橋荒蘚

合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窓月
鍾聲在北林

題東虎丘寺

白居易

香刹看非遠祇園入始深
龍蟠松矯矯玉立竹森森
惟石千僧坐靈池一劔沉
海當亭兩面山在寺中心
酒熟憑花勸詩成倩鳥吟
寄言軒冕客此地好抽簪

夜遊西武丘寺

白居易

不厭西丘寺閑來即一過
舟舡轉雲島樓閣出煙蘿
路入青松影門臨白月波
魚跳驚秉燭猿覩恠鳴珂
槳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
香花助羅綺鍾梵雜笙歌
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
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題破山寺後禪院

常建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三
清晨入古寺初日朗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
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鍾磬音

過寶慶寺

司空曙

黃葉前朝寺無僧寒殿開池晴龜出曝松暮鶴飛回古井碑橫
草陰廊盡雜苔禪宮亦銷歇塵世轉堪哀

題鶴林寺僧室

李涉

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
生半日閑

楓橋寺

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鍾
聲到客舫

登雲棲寺塔

劉禹錫

步步相携不覺難九層雲外倚欄干忽然笑語半天上無限遊
人舉眼看

天竺寺

白居易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西澗水流東澗水南山雲
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鍾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
處仙花桂子落紛紛

題廬山寺

馬戴

白茅爲屋宇編荆數處堦墀石疊成東谷笑言西谷響下方雲
雨上方晴鼠驚樵客綠蒼壁猿戲山僧撼紫檉別有一條投澗
水竹筒斜引入茶鑪

虎丘西寺

劉禹錫

吳王冠劍作塵埃
葬地翻爲七玉臺
石砌百尋光似鏡
井輪千轉響成雷
昔年棣萼聯枝發
今日蓮宮並蒂開
更有女郎墳在
此時時雲雨試僧來

題靈巖寺

劉禹錫

十萬人家天塹東
管弦臺榭滿東風
功歸范蠡五湖上
國破西施一笑中
香迳自開蘭葉細
屨廊猶響月華空
尊前有暇但懷
古欲飲一盃誰與同

陪潤州裴如晦學士遊金山廻作
楊公濟

世上蓬萊第幾洲
長雲漠漠鳥飛愁
海山亂點當軒出
江水中分繞檻流
天遠樓臺橫北固
夜深燈火見揚州
廻舡却望金陵

月獨倚牙旗坐浪頭

金山寺

王介甫

天末海雲橫北固
煙中莎岸似西興
已無舡舫猶聞笛
遠有樓臺祇見燈
山月入松金破碎
江風吹水雪崩騰
飄然欲作乘槎
計一到扶桑恨未能

遊虎丘山寺

王元之

寺墻圍着碧孱顏
曾是當年海湧山
盡把好峯藏院裏
不教幽景落人間
劍池草色經冬在
石座苔花自古斑
珍重晉朝吾祖
宅一廻來此便忘還

甘露寺

沈存中

丞相高齋半草萊
舊時風月滿亭臺
地從日月生時見
天到江

山盡處回三國是非春夢斷六朝城闕野花開心隨潮水漫漫
去流徧煙村半日來

詩話

靈隱夜吟

宋之問遊靈隱夜吟云鷲嶺鬱岩巖龍宮隱寂寥久不能續有
老僧坐禪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
香門外飄捫蘿登塔遠刻木引泉遙云云遲明僧不見人以爲
駱賓王也

闍梨飯後鍾

王播少孤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粥僧厭苦之飯後擊鍾其
後播鎮揚州訪舊題詩處有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梨飯

後鍾後二紀捕出鎮是邦向所題已碧紗籠之矣乃續云三十
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小說

烹食寺狗

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一日烹寺犬食之僧笑曰能作滕
先生偷狗賦即不申理其破題云僧惟不淨狗也宜偷餅餌引
來猶擺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難回顧兔之眸又云旣欲思於實
腹遂乃設於空啖取狗器也見侯鯖錄

寺僧蒸豚

王中令旣平蜀饑甚入一村寺主僧醉甚箕踞公欲斬之僧應
對不懼公竒之公求蔬食云有肉無蔬餽蒸猪頭甚美公喜問
止能飲酒食肉耶爲有它技也僧言能詩公令賦蒸豚立成云

甯長毛短淺含臙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
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釘軟熟真堪玉筋挑若把氈根來比
並氈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仇池筆記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五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六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民業部

農家 田附

羣書要語提封五萬疆場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

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芬西都賦漢武詔火耕水耨應劭

曰燒草下水種稻益生因悉芟去復下水灌水草死獨稻長所

謂火耕水耨也漢書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詩其饌伊黍其笠伊

糾其縛斯趙以媻茶蓼茶蓼朽止黍稷茂止良耜饁彼南畝田

畷至喜七月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盤庚隋農自安不昏作

勞不服田畝同上人生在勤勤則不匱管子農夫不為水旱輟

耕荀子農策圃笠共談壠畝間葉正則文

田一歲曰苗二歲曰新三歲曰畬爾雅雍州厥田惟上上禹貢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孟子

詩句夕陽臨水釣春雨向田耕劉長卿雨中耕白水雲外斲青

山許渾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而郊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

山杜畝田貴火聲煥爐杜曲江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白雲邊

杜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藹藹桑麻交公侯為等倫杜

古今事實

耕莘樂道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

耦耕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公子曰是知津矣

問於桀子及微子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止子路宿殺雞為

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同上

豚蹄禳田

淳于髡滑稽多辯齊威王八年楚伐齊齊使髡之趙請救齊金

百斤車馬千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

臣今者從東方來見道傍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窶
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
奢故笑之齊王乃益黃金千鎰白壁十雙車馬百乘髡至趙予
精兵十萬楚聞之引去注篝籠也汗邪下地田也

輟耕壟上

陳勝字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然曰苟富貴無相
忘傭者笑勝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羊酒自勞

楊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
烹羊烹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

山蕪穠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躬耕壟畝

諸葛亮躬耕壟畝好為梁父吟

負郭十畝 以下係田

孔子曰回家貧胡不仕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
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回不願仕

負郭二頃

蘇季子曰吾若有雒陽負郭二頃田安能佩六國印乎

買田自污

黥布反上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客說曰胡不多買田地賤買而
以自污何從其計

伯耕使學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伯居伯常耕縱平使游學

及貴買田

張禹內殖貨財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

自耕而食

徐穉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

身後桑田

諸葛亮白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弟子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求田問舍

許汜見陳元龍元龍謂汜曰今天下大亂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

有田不仕

王素使謂文中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分水之西有先人之故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苦饑常勤

陸龜蒙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饑身畚插荊刺無休或譏其勞答曰堯舜黻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

陸文

多田翁

盧從愿占良田數百頃自此河之目爲多田翁

古今文集

雜著

稼軒記

洪景廬

國家行在武林廣信晁家遷畿輔東舟西車蚤午錯出處勢便
近士大夫樂寄焉環城外平買宅且百數基局不能寬亦日避
燥濕寒暑而已耳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曠土存三面傳城前
枕澄湖如寶帶其從千有二百三十尺其衡八百有三十尺截
然砥平可廬以居而平乎相攸者皆莫識其處天作地藏擇然
後予一幸侯幼安品卷至一旦獨得之既築室百楹度財占

地什四乃荒左偏以立鳳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宅日釋位
而歸必躬耕於是故憑高作屋下臨之是爲稼軒而命田邊立
亭曰植杖若將真秉耒耨之爲者東岡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徑
款竹以錦路行海棠集山有樓婆娑安有堂信步有亭滌研有渚
皆約畧位置規歲月緒成之而主人初未之識也繪圖畀予曰
吾甚愛吾軒爲我記予謂侯本以中州雋人抱忠仗義章顯聞
於南邦齊虜巧負國赤手領五十騎縛取於五萬衆中如挾兔
兔束馬銜枚由關西奏淮至通晝夜不粒食壯聲英槩懦士爲
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歎息用是簡深知入登九卿出節使二
道四立連率莫府頃賴氏寇作自渾薄於江西兩地驚震談笑
掃空之使遭事會之來挈中原還職方氏彼周公瑾安石事業

俠蓋饒爲之此志未償 顧自詭放浪林泉從老農學稼無亦
大不可欺若予者佺佺一世間不能爲人軒輕乃當夫須襍襖
醉眠牛背與堯童牧孺肩相摩幸未梨老時及見俠展大功名
錦衣來歸竟厦屋潭潭之樂將荷笠棹舟風乎玉溪之上因圖
隸內謁曰是嘗有力於稼軒者俠當輟食迎門曲席而坐握手
一笑拂壁間石細讀之庶不爲生客俠名棄疾今以右文殿脩
撰再安撫江南西路云

古詩

畚田行

劉禹錫

何處好畚田團團縵山腹鑽龜得兩卦上山燒卧木下種暖灰
中乘陽圻牙孽蒼蒼一雨後蒼頡如雲發

渭水田家

王維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麥苗
秀蚕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閑逸悵然歌
式微

田家

聶夷中

父耕原上田子斲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脩倉鋤田當日
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食粒粒皆辛苦二月賣新絲五月糶
秋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燭不照
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田舍曲

王貞白

古今利名路只在儂門前至老不離家一生常晏眠牛羊晚自

歸兒童戲野田豈思封侯貴唯只待豐年征賦不辭苦但願時
官賢時官苟貪濁田舍生憂煎

田家雜興

儲光義

梧桐陰去我門薜荔網我屋迢迢兩夫婦朝出暮還宿稼穡既
自務牛羊還自牧日肝嬾耕鋤登高望川陸空山足禽獸墀落
多喬木白馬誰家兒聯翩相馳逐

又

楚山有高士梁國有遺老築室既相隣向田復同道糗糒常共
飯兒孫每更抱忘此耕耨勞愧彼風雨好蟋蟀鳴空澤鷓鴣生
秋草日夕寒風來衣裳苦不早

田家書情

前人

蒲葉日以長荷花日以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迎晨起飯
牛雙駕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鳥隨我飛群合亂啄噪噉如
道饑我心多惻隱顧此兩傷悲發食飼田鳥日暮空筐歸親戚
更相詢我心終不移

觀田家

韋應物

微雨衆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丁壯俱在
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饑劬不自苦膏澤且
爲喜倉廩無宿儲徭役獨未已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

野老歌

張籍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疎稅多不得食輸入官
倉化爲土歲暮鋤犁倚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賈客珠百

舩舩中養犬長食肉

歌元豐

王介甫

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雨風來行千里不見土連山沒雲皆種黍
水秧綿綿復多稌龍骨長乾掛梁稻鮒魚出網蔽洲渚荻笋肥
其勝牛乳百錢可得斗酒許雖非社日長聞鼓吳兒踏歌女起
舞但道快樂無所苦老翁墾水西南流楊柳中間舟乘興
欲眠過白下逢人歡笑得無愁

水車

蘇子瞻

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确确蛇殼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
鍼抽稻牙天工不念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

律詩

長安秋夜

章孝標

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牛犢乘春放兒孫候暖耕池塘煙未
起桑柘雨初晴歲晚香醪熟村村自送迎

陸渾山莊

宋之問

歸來物外情負杖閑農耕源水看花入幽林採藥行野人相問
姓山鳥自稱名去去獨吾樂無能愧此生

書村叟壁

鄭谷

草肥朝牧牛桑綠晚鳴鳩列岫簷前見清泉碓下流春蔬和雨
割社酒向花筍引我南坡去籬邊有小舟

張谷田舍

鄭谷

縣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一徑入寒竹小橋穿野花碓喧春澗

滿梯倚綠桑斜自說年來稔前村酒可賒

田家作

王維

舊穀行將盡良田米可希老年方愛粥卒歲且無衣雀乳青苔
井雞鳴白板扉柴車駕羸特草廩牧豕豨多雨紅榴拆新秋綠
芋肥餉田桑下憇傍舍草中歸住處名愚谷煩君問是非

題汶川村居

滕白

種茶巖接紅霞塢灌稻泉生白石根
下戲兒孫

田家

鄭毅夫

田家汨汨流水渾一樹高花明遠村雲意不知殘照好却將微
雨送黃昏

田家

歐陽永叔

練糲高下映平川
日杏花繁

田園雜興

范至能

高田二麥接山青傍水低田綠未耕桃杏滿村春似錦踏歌推
鼓過清明

又

下田岸水出江流高壠翻江逆上溝地勢不齊人力盡丁男長
在踏車頭

時世行

杜荀鶴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裙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一 九
盡尚徵苗時挑野菜和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
處也應無計避征徭

又

八十老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爲黠鄉
兵絕子孫還似平寧徵賦稅未嘗州縣畧安存至今雞犬皆星
散日落西山哭倚門

秋雨輞川莊作

王維

積雨空林烟火遲蒸梨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
木轉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齊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
罷海鷗何事更相疑

蠶家

羣書要語季春之月后妃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觀蠶事
既登分繭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月令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
室近川而爲之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奉浴
種于川桑于公桑瞻仰注

古今事實

馬頭娘

蜀之先有蠶叢帝又高辛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爲人所掠
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
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

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齒母以誓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一日蚕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謂父母曰太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憶念也今冢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蚕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諸化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蚕焉 圖經

祀先蠶

于寶云祀旄嫫婦人寓氏女之尊稱先蚕也

祭蠶室

吳縣張成見一婦人立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蠶室我地神正月半日可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之當令君家蚕葉百陪言訖而去成如其言大得蚕 續齊諧記

古今文集

雜著

蠶賦并序

陸龜蒙

荀卿有蠶賦楊泉亦爲之皆言蠶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游熙熙藝麻緝纆官初喜窺十奪四五民心乃離逮蚕之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龍鳶葩卉官涎益嚙盡取後已嗚呼旣豢而烹蚕實病此伐桑滅蚕民不

凍死

古詩

蠶簇詞

生 建

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場寬地高風日多不向中庭瞻蒿草
神蚕急作莫悠揚年老為尔祭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
蠅下無鼠新婦拜簇願尔稠女灑桃漿男打鼓三日開箔雪團
圍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着

織女怨

文與可

擲梭兩肘倦踏芥雙足跣三日不住織一疋纔可剪織處畏明
日剪時審刀尺皆言邊幅好自愛經緯密昨朝特入庫何事
官怒大字彫印文濃和油墨汚父母抱歸舍拋下中門下相看
各無語淚迸若傾瀉質錢解衣服買絲添上軸不敢輒下機連
宵停火燭當頂了租賦豈暇恤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扇鬢露
三脊踞門限叫罵喚納晚安得織婦心變作監官眼

貨殖家

商賈附

羣書要語 鷄鳴而起孳茲為利者跖之徒也 孟子 市井相與言

則以財與利 楊子

商賈行曰商處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天官冢宰注 古之為

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
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
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公丑 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同

上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市來天下穰穰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乘之侯伯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氓乎貨殖序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

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未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紋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資也貨

殖序 駟贍注會二家交易也駟者其首率也同上諺曰百里不

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

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

之比者謂之素封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同上富商賈或滯財

役貧轉轂百數廢居邑注或有所廢置有所居蓋居邑中以乘

時射利也後食貨志巷列千所羅居百族則能目語額瞬談論

於尺寸之間窺窬於分毫之際晉成伯陽市

詩句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

古今事實

伎巧致利

大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勸其女功極伎巧則人

物歸之襁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

朝焉貨殖傳

人棄我取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

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布帛予之

食史記

好停貯

子貢好廢舉_注廢舉停貯也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則轉移取利也

焚券得民

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驢至召取錢者殺牛置酒與期貧者取而燒之曰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孟嘗君聞而怒召驢云云驢曰有餘者與期不足者終無以償焚無用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有何疑焉孟嘗君拊手而謝之

居家致富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芒屨力父治產致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謂然漢曰西家則

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散其財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蓄屨居侯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鉅萬_{越世家}

著萬物錄

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南遊越范蠡畢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四方所出_{本傳}

公侯殖貨

漢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身為公侯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_注

都內主藏官安世已還官官不簿也

收息百三

王莽令市官收賤賈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注出自錢予民用月收其息三錢也

衣繫衆鑰

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於衣下如環佩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卒續世說

焚券自償

後漢樊宏其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年八十餘終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道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受建武中追爵壽張敬侯

積財能散

後漢折像字伯式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散金帛資產周施親踈或諫之像曰吾門戶殖財日久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爲鬼所笑

宋劉伯龍歷位九卿郡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將營什一之方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自執牙籌

王戎性好與利廣取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寶聚錢不知

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常若不足女適裴頴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昏戎遺其一車求婚訖而更責取

身障二簾

阮咸傳初祖約性好財有詣約約料理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簾以著背後傾身障之

父焚其券

朱顧覲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債覲之禁不能止後誘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復還綽懊歎弥日立市易法

熙寧間詔京師置市易務樞密使文彥博言市易司遣官監賣

菓實有損國体王安石曰陛下不殖貨利豈於菓實收數千緡

息以規利者直以細民久爲兼并所苦故爲立法耳

長編

與錢輟歌

以下係商賈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日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爐召與萬錢今多其本曰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麓不暇唱渭城矣

隋唐

嘉話

借財命窮

昔有周孿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利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路傍逢

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間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貧困

搜神記

甕

俗說有貧人止能辨販隻甕之資夜宿甕中心計曰此甕賣之若干其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可販二甕自二甕化而爲四所得倍息其利無窮遂喜而舞不覺甕破

小說

古今文集

雜著

治生用奇

田農拙業也而秦楊以甲一州掘冢好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栢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

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枝也而

郅氏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

燔羊胃

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猗

頓以鹽鹽起郭縱以冶鑄成業至於蜀卓死孔齊之刀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擊犯奸成富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貨殖傳

等千戶封

陸地牧馬二百蹄牛千蹄角千足羊水居千石魚澤中千足彘山居千章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菽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園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若干畝厄茜千畦

事類彙編 卷之三十六 十七
薑悲此其人皆與千戶封君等是富給之資也貨殖傳叙
律詩

送海客歸舊島

海上歸應遠蠻家雲島孤竹舡來挂浦山地賣魚鬚入國自獻
錦逢人多贈珠却回春洞口漸象祭天吳

梓匠者

巧慢者附

羣書要語伐木丁丁詩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

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矣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

其任矣孟子般倮棄其剖削王爾一作爾注剖削

鑿也鈎曲尺繩以準直甘泉賦審方一而勢覆量高深遠近筭家

謂之更今作專術更又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筆談大木為

架細木為桷榑櫨侏儒椳闌居楔各得其宜以成屋室者匠氏

之工韓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韓

巧慢者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

惟其塗丹櫂梓材彭更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

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勝文

古今事實

倮共工

倮汝共工

魯般木機

魯般為木鳶而飛之淮南子魯班為母作木人為御機關一發

遂去不還

論衡

梓慶木鐻

梓慶削木為鐻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其術對曰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齋七日忘吾四支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區別見成鐻然後加手

公輸規矩

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公輸雲梯

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城守之於是公輸

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公輸般九攻之而墨子九却之不能入遂輟兵

陳射傳解帶為城以箸為械

造草木人

師偃周穆王時人縛草為人使之舞又作木人以手招王美人王怒殺師偃

六帖

捕匠和雇

裴延齡大搜市廛逮捕匠徒迫脅就工號曰救索弗讎其直名曰和雇弗與之庸

撰成木經

都料預浩工於造塔每卧則交手於胷為結構之狀如此逾年撰成木經三卷行于世

歸田錄

堂無蟻罅係巧漫者

號國中堂既成召工巧場約錢二百萬復求賞後號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蟻蜥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元宗紀

古今文集

雜著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礮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溥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

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書宮於諸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一
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或曰彼王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巧者王承福傳係巧慢者

韓愈

巧者王承福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喪其土田手鋸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食焉而怠其事者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鋸以嬉夫鋸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噫吾操鋸以入於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愈聞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一

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七

民業部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谿

唐富春

子和

刊

漁者

羣書要語漁捕魚也

說文

漁之爲事也有釣網罟筌及罾罟

涿罾笱螿梁罾算種鈛之類

尸子

聖人以道德爲竿綸以仁義

爲釣餌投之天地間萬物孰非其有哉張天下以爲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古今事實

燧人教漁

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其後堯使人水處者漁

伏犧爲罔

伏犧氏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舜漁雷澤

舜漁雷澤雷澤之人遜居

如棠矢魚

公矢魚于棠又曰公將如棠觀漁者遂往陳魚而觀之非禮也
公羊曰公如棠觀漁登來百金之魚而張之注云張網羅也登
來美大得也耻公去南面遠與人爭利便遠觀之

網得織梭

陶侃少時漁於雷澤嘗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
爲龍而去

賣魚常價

魏任嘏字昭先遭兵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貴數倍嘏取直如
常

以術放生

北齊陸法和初在梁時所泊江湖必於峯側揭表云此處放生
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大風雨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
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示之弟
子見蛇頭齧袴襠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

舟載釣具

陸龜蒙高放從張搏遊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不喜交流俗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床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

古今文集

雜著

漁父歌

漁父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古漁父篇

劉蛻

劉蛻云余於西塞山下見版洗而得漁父書七篇

文有高致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叟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逸宅日叟之子壯圍山而雉獵吾父者曰今日之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於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於罟末年之富於澤上反聞叟將殺其子於帝側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於陶稼末年之富於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於士師士師以法執之漁者對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入臣矣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有置魚於葦間仰見鳥鳶集其上乃冠木於器旁以懼之明日澤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置魚者目眊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偽以給一罟之魚學偽得盜一澤之利

跋曾無逸百帆圖

楊廷秀

千山去未已一江追之予觀百餘舟出沒於風濤縹緲雲煙有無之間前者不徐後者不居何其勞也而一二漁舟往來其間獨悠然若無見者彼何人耶

跋漁浦晚歸圖

楊廷秀

浦吾里解艫吾宅黃帽郎吾侶也萋萋京塵于今三年偶開曾無已此軸風煙慘澹波濤洶欵欣然振衣登舟云

古詩

江湖散人歌

陸龜蒙

江湖散人天骨竒短髮搔來蓬半垂手提孤篁曳寒繭口誦太古滄浪詞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奴顏婢膝直乞

丐及以正直爲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弁袞巍所以腰欲散不散珮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傾歌語散空谷應笑散春容披衣散單腹便食散酸醎宜客散忘箸履禽散虛籠池外物一以散中心散何疑不共諸侯分邑里不與天子專隍陴靜則守桑柘亂則逃妻兒金鑣紳帶未嘗識白刃殺我窮生爲或聞藩將負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旌旗興師十萬一日費不趨千金何以支祗今利口且箕歛何暇俛首哀憚嫠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策撐頽巖冰霜襦袴易反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羲皇傲官家未議活蒼生拜賜江湖散人號

紫溪翁歌

并序

陸龜蒙

一丘之木其栖深也屋吾容不辱一谿之石其居平也席吾勞
以息一竇之泉其音清也絃吾方在懸得乎人得乎天吾不知
所以然而然

先生弁而賡之曰采江之魚兮朝舡有鱸采江之蔬兮暮筐有
蒲左圖且書右瑟與壺壽歟夭歟貴歟賤歟歌闕而去

觀打魚歌

杜甫

綿川江水之東津魴魚鰈魚色勝銀漁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
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
怒迴風颯颯吹沙塵夔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徐州
秃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遯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旣飽歡娛亦
忘君不見朝來割素鬚咫尺波濤永相失

又觀打魚

杜甫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網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
濤挺义入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
傾屈強泥沙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鱠還傾盃日暮
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鮪隨雲雷于戈兵革闔未止鳳凰麒麟安
在哉吾徒胡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爲
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寢戲作放魚

蘇子瞻

東池浮萍半枯塊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水尚涵空舞閣搖
深吹荇帶吾僚有意爲遷居老守縱饒那忍膾縱橫爭看銀刀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一 五
出滄溟初驚玉花碎但愁數罟損鱗鬣未信長堤隔濤瀨滅滅
發發須臾間圍圍洋洋尋丈外安知中無蛟龍種尚恐或有風
雨會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湖海

次韻答趙景旣陳履常

蘇子瞻

擾擾萬生司大塊槍榆不羨培風背青丘已吞雲夢芥黃河復
繞天門帶嘗譏韓子隘且陋一飽鯨魚何足膾東坡也是可憐
人披挾泥沙收細碎誓將歸修八節灘又欲往釣七里瀨正似
此魚逃網中未與造物遊數外且將新句調二子湖上秋高風
月會爲君更喚木腸兒脚扣兩舷歌小海

次韻蘇公西湖徙

黃魯直

窮秋積雨不破塊霜落西湖沙露背大魚泥蟠小魚樂高丘覆
杯水如帶魚窮不作搖尾憐公寧忍口不忍鱸修鱗失水玉參
差晚日搖光金破碎咫尺波濤有生死安知平陸無灘瀨此身
寧供刀几用着意更須風雨外是間相忘不爲小濠上之意誰
得會枯魚雖泣悔何及莫待西江與東海

人咏韻

赤手取魚如拾塊布網鳴弦攻腹背豈知激濁與清流恐懼駢
頭牽翠帶居士仁心到魚鳥會有微生化餘鱸吳都賦注越王
鱸魚未盡因以其半棄之鳶魚遂無一而名曰比目寧容網目

漏吞舟誰能烹鮮作竒碎我亦江湖釣竿手誤逐輕車從下瀨
公孫賀爲輕車將軍甲爲下瀨將軍生當得意落鷗邊何用封

侯墮爲外不如此魚今得所置身暗與神明會徑須作記戒鯨

鯢防有任公釣東海

清江曲

蘇養直

屬玉雙飛水蒲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蒲棹歸來晚秋着蘆
花兩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
醒長占煙波弄明月

律詩

義魚招張功曹

韓愈

義魚春岸闊此與在中宵大炬燃如晝長舡縛似橋深窺沙可
數靜榜水無搖刃下那能脫波間或自跳中鱗鱗錦碎當日訝
珠銷星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遇競多心轉細得雋語時囂潭聲
知存寡舡平覺獲饒交頭疑奏餌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審燈

門志已遼盈車欺故事飼犬驗今朝血浪凝猶沸腥風遠更飄
蓋江煙暮暮迴棹影寥寥去愁無食龍移懼見燒如棠名既
誤釣渭日徒消文客驚先賦篙工喜盡謠膾成思我友觀樂憶
吾僚自可拍憂累何須強問鴟

淮上漁者

鄭谷

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舡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
火荻花中

醉著

韓渥

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
來雪滿舡

欵乃曲

上音靄下音襖

元結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護音

按次山集欸乃曲注云欸音襖乃音靄湘中節歌聲洪駒父詩話謂欸音靄乃音襖遂及其音朱文公亦用此音必有所據

西塞山泊漁家

皮日休

白綸巾下髮如絲靜倚楓根坐釣磯中婦桑村桃葉去小鬼沙市買蓑歸雨來蓴菜流艇滑春後鱸魚墜釣肥西塞山前終日客隔波相羨盡依依

詩話

評柳子厚詩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云詩以奇趣為宗及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尾兩句不必亦可冷齋詩話

釣者

羣書要語其釣維何維絲伊緡召南釣者之恭非為魚也墨子以直針而為鈎維何魚之能得楚辭善釣者引魚于千仞之下餌香也呂氏春秋

古今事實

一釣六鰲

歸墟中有五山帝使巨鯨十五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國之大人一釣連六鰲於是二山流於北極列子

釣鯉得書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剗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當貴藝文類聚

漁釣奸周

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虜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獵果遇大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父矣故號太公載與俱立以為

師史

釣得玉璜

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尚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

命呂佐

尚書大傳

大公釣於慈泉

在磻溪呂氏春秋

以豚餌鮒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鮒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鮒魚難得者子如何得之對曰吾一釣垂一魴之餌鮒過而弗餌更以豚之半軀則吞之子思曰鮒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孔叢子

釣而不綱

子釣而不綱

任公大鈎

任公子爲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澗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莊外物

粒餌得魚

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鈎剖粒爲餌於百仞之泉引盈車之魚

列子

羊裘垂釣

後漢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太學及帝即位光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禮聘之

詳見隱逸

煙波釣徒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以自號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

本傳

坐上釣鱸

左慈字元旅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曹公坐公曰今日高會珍羞畧備所少者吳江鱸魚爲膾耳元旅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釣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會者皆驚

律詩

獨釣

韓愈

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竿曲樹行藤角平地散
芡盤羽沉知食駛縉細覺牽難聊取夸兒女榆條繫從鞍

又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鳥下見人
寂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瓶

溪興

杜荀鶴

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
溪也不知

釣臺

黃魯直

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為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
上一絲風

釣翁

鄭谷

來往煙波非定居生涯築笠定無餘閑垂兩鬢任如鶴祗把一
竿時釣魚月浦扣舷歌皎潔雨篷隈岸卧蕭疎行人誤話金張
貴笑指北坵丘與墟

詩話

評釣舟

范希文贈釣者詩云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
沒風濤裏又觀杜詩云一棹輕如葉傍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

無忽險中人二詩雖同而意各有寓文酒清話

獵者

羣書要語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郭璞注蒐為搜索取不任者苗為苗稼除害獮為順殺氣狩謂得獸取之無所擇皆為田除害之義爾雅古者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獮祭魚然後漁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網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虫未蟄不以火田不麋不死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又曰季冬之月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禮記

古今事實

蒐田以時

文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發犯殪兕

宣王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西狩獲麟

魯哀公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袒裼暴虎

鄭太叔袒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子無狃戒其傷女

因獵聞諫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下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
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
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
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爲民也今必使吾以
民也君以白鴈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
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莊子

放麇與母

孟孫獵得麇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
其母孟孫適至求麇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
二月復召爲其子傳曰夫子不忍麇又且忍吾子乎韓子

不失獵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且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
飲酒樂天雨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
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強戰國策

跪遇獲禽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及命曰
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
十禽

馮媛當熊

見熊門

諫帝射雉

見雉門

以見從獵

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第三兒齊莊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七八歲庾公謂曰小兒亦復來乎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矣

拔猛獸箭

晉栢石虔小字鎮惡在荊州於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獸伏復拔一箭而歸從栢温入關威震敵人時有病瘡者謂栢石虔來以怖之多愈

豕突帝馬

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鎧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笑曰天策長史不

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陛下神武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乎上大詔爲之罷臘

匿鷄于懷 見鷄門

田獵懼諫

憲宗嘗田苑中至蓬萊池曰李絳嘗以此諫我今可返也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䟽輒至不可不獵

唐單王元吉喜鷹狗出嘗載置網三十車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 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子虛賦

司馬相如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
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
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王之
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
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網彌山掩
兔麟鹿射麋格麟鷲於鹽浦割鮮之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
謂僕曰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對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
未見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
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峩嶭岑峯參差日月蔽虧交錯
亂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蒨若

射干芎藭菖蒲茝離糜蕪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
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葳蕤苞荔薜莎青蘋其
卑濕則生藏蓂蒹葭東嶠彫胡蓮藕菰蘆其西則有涌泉清池
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巨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
毒瑁鼈鼉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梗柎豫章桂椒木蘭檠離朱楊
其上則有鴛鴦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蝮蛇貙狂
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雕玉之輿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
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娥阿爲御案節未
舒卽陵狡獸蹙蹙蛩蛩麟距虛軼野馬轉鞞駘乘遺風射游騏弓
不虛發中必決眦洞肖達掖獲若雨獸於是楚王乃彌節徘徊
翱翔容與鄭女曼姬被阿緡投紵縞雜織羅垂霧縠飛檝垂鬣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一 十五
扶輿猗靡錯翡翠之歲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
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嬰姍勃窣而上乎金隄掩翡翠射駿驥
息而後發遊于清池浮文鷁揚旌柁張翠帷建羽蓋網瑇瑁釣
紫貝縱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
物會磊石相擊硠硠磕磕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於是
楚王登陽雲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
不下輿臣竊觀之齊殆不如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且齊
東渚巨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諸邪與
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徬徨乎海外吞若雲夢
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蒂芥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
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詞不復何爲亡以應哉

上林賦

司馬相如

亡是公忻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
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
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
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
遊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
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
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
南紫淵經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鄠鎬潦滴紆餘委蛇經營
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出
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泱之壑洎

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陜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
彭湃渾弗宓汨偪側泌滲橫流逆折轉騰激冽滂漉沆漑穹隆
雲燒宛渾膠盭踰波趨浥莅莅下瀨杙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呬
注壑澆潯霄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磕滴滴涓涓拾渠鼎沸馳波
跳洙汨憑漂疾悠遠長懷寂寥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灑滌潢漾
安翔徐回翫乎高滴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鮪
鱣漸離觸綵鯪魴禺禺魼鯢捷鱗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
魚鼈謹聲萬物衆夥明月殊子的樂江靡蜀石黃磳水玉磊砢
磷磷爛爛采色滢汗叢積乎其中鴻鵠鵠鴉駕鷲屬玉交精旋
目煩鶩庸渠箴疵鳩盧群浮乎其上也沈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
搖蕩掩薄水渚唼藻菁藻咀嚼菱芡糝於是乎崇山矗矗龍嵒漑

巍深林巨木斬巖參差九峻截薛南山我我巖陲巖嶺維峯岷
嶠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谿呀豁開阜陵別鳴歲魄喂嵬丘虛堀
鼻隱麟鬱嶮登降施靡陂池獬豸沆溶淫鬻散渙夷陸亭臯千
里靡不被築揜以綠蕙被以江薤糝以麋蕪雜以留夷布結綫
攢戾莎揭車蘅蘭橐本射干芘薑蕞荷葳橙若蕤鮮支黃礫蔣
苧青蘋布濩閎澤延蔓太原離靡廣行應風披靡吐芳楊烈郁
郁菲菲衆香發越彤蜚布寫晻菱唳第於是乎周覽泛觀績紛
軋芴芒芒恍惚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
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獮旌獬犴沈牛塵麋赤首圜題
窮竒獸名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水揭河其獸則麒麟
角端駟駘橐駝蛩蛩驪駃騠驢羸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

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棖壁璫輦道纒屬步欄周流長途中
 宿夷嶮築堂累臺增成巖窅洞房俯杳眇而無見仰攀撩而捫
 天奔星更於閨闈宛虹地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廂象輿婉蟬
 於西清靈園燕於間館倥佗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
 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嶽巖倚傾嵯峨嶻嶭刻削崢嶸玫瑰碧
 琳珊瑚叢生璿玉旁唐玢函文鱗赤瑕駁犖雜重其間晁采琬
 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其橙棣枇杷樾柿柰厚朴
 棗棗楊梅櫻桃葡萄隱夫莫棣荅還離支羅乎後宮列于北園
 晚丘陵下平原楊翠葉杙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
 鉅野沙棠櫟楮華楓枰摠留落胥邪仁頻并閭槐檀木蘭豫章
 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奔條直暢實葉後赫欝立叢倚連卷攏侷

崔錯發飢抗衡間矻垂條扶疎落英幡纒紛綵蓂猗從風
 瀏漑卉歛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柴池芷鹿旋還乎後宮雜
 襲繁輯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媛
 素雌蛙履飛蠋蛭蝟蠖猱獮胡穀蛻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
 蟠互經夭矯枝格偃蹇杪顛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掉希間牢
 落陸離爛熳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厨
 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
 六玉虬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
 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鑄縱獠者江河爲陸泰山爲櫓車
 騎靄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滄滄裔裔綠陵流澤雲
 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定杼羊蒙鷓蘇縉白虎被斑文

跨蹙馬凌三峻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推飛廉
弄獬豸格蝦蛤鋌猛氏羸腰裏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胆陷腦弓
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
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與遠去流離輕禽楚履
猛獸轉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鬱蕃弱滿
鵬羽射游梟櫟飛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什
然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衆乘虛無與神俱躡玄鶴亂昆
鵬道孔鸞促鷄鷄拂翳鳥指鳳凰捷鷓鴣揜焦朋道盡塗殫廻
首而還招搖乎儂佯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晡乎反鄉磨石關
歷封巒過鳩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鷓牛首登
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畧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懶

轆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泐驚憚讐伏不
被割刃怖而死者他他藉藉填坑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游戲
懈怠置酒乎顛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鍾立萬石
之簏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
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
千遮文武顛歌族居逝奏金鼓迭起鏗鎗闐鞞洞心駭耳荆吳
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
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熳於前靡
曼羨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媚都靚粧刻
飾便嫫綽約柔橈嫚嫚嫵媚熾弱曳獨繭之褕袂眇閭易以卹
削便嫫嬖肩與俗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燦爛宜笑的

樂長眉連娟微睇絲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
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
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
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
可墾闢悉爲農郊以瞻萌隸頽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志焉實
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
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更始
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鑾游乎六藝
之圃馳驚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騶虞弋玄鶴
舞干戚載雲罕揜羣雅悲伐檀樂去樂胥脩容乎禮園翱翔乎
書圃述易道放怪讖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

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悅向風而聽隨流而化歟然興道
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
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
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
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
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夫以
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
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
謹受命矣

羽獵賦 并序

楊雄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

林麓數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
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其
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
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
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泰
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
吾傍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衰數百里穿
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
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
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噐械儲侍禁籞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
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外帝中以泉臺

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
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
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
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旣與地乎侔嘗貴
正與天平比崇齊相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駮乘狹三
王之阨僻矯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闕建道
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
輿於內殂落於外帝將推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
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閭闔儲積
共待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鄠鎬章皇周流
出入日月天與池沓爾迺虎路三峻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

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
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
鎧鎬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壅之罟靡日月之
朱竿曳筭星之飛旗青雲爲紛虹蜺爲縵屬乎崑崙之墟渙若
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攬槍星名爲闡
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解扁陸離駢行似路徽車輕武
鴻網緹獵殷殷軫軫被陵緣岫窮巖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
上羽騎營營叩分殊事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
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揮鴻鐘建九旒六
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旗曳梢星之旃霹
靂烈缺吐火施鞭萃從沈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

師吸嘖瀟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啾啾踟踟入西園切神光
乎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役
騎萬師虓虎之陳從橫膠轄焱拉雷厲驢驘驂駘驂駘礚洶洶旭旭天
動地岷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抗慨殊鄉別趣東
西南北騁嗜奔欲拖蒼豨跋犀犖蹶浮麋斯巨挺搏玄猿騰空
虛距連卷蹕天躡嬉間間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焱林叢爲之
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栢掌蕤藜獵蒙籠麟輕飛履般首帶
脩蛇鈎赤豹牽象犀跬巒阮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闡藹泰華
爲旒熊耳爲綴木什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
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背羿氏控弦皇車幽輶光純天地望舒
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徒陣浸淫楚部曲隊堅重各案行

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
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霜噪
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駢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沈沈
溶溶遙喙乎絃中三軍茫然窮冗闕與亶觀夫剽禽之繼踰犀
兕之抵觸熊羆之拏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槍題注蹙竦聳怖魂
亡鳧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立累陵聚於
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宜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
河東瞰目盡兩暢亡涯隋珠和氏焯爍其波玉石簪峯眩耀青
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王睢關
又鴻鴈嚶嚶群嬉乎其中噍噍昆明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
雷霆乃使文身之伎水格鱗虫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碣薄索

蛟螭蹈獺獺據鼉鼉祛靈螭八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鯨魚浮
彭蠡目有虞方推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
餉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脩唐典匡雅
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響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詛動於南
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
陳廬山群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
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
也其誰與哉上允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
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
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土事不飾木
功不彫丞音拯人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

者不偏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
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群臣之有亡放雉兔收且罟麋鹿芻
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
加勞三皇昂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
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廻軫還衡背阿房
及未央

長楊賦

楊雄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
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羅網罟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狢獾
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陸縱禽獸其中
令胡人手縛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
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
主人子墨爲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
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大華而右褒斜椽截辟
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罟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蹕
陸錫戎獲胡搯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
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厯至矣而功不圖
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
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
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
客何謂茲耶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

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畧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
唯唯主人曰昔有疆秦封豕其土竄竄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
牙而爭之豪俊糜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
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摩
城衝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
饑不及餐鞮齧生蟻虱介冑被露汗以爲去萬姓請命乎皇天
迺展人之所屈振人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
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
弊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瑋瑁而疏珠璣
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
絲竹宴衍之樂憎聞鄭衛幻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

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叛羌戎 皆閩越相亂遐氓爲之不安
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震整其旅乃命驃衛汾沅沸渭
雲合電發焱騰波流機駭蠶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輜輶破
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躡乎王庭驅橐駝燒蜺蠶分務單于磔
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廝係累老弱吮鋌癩耆
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領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
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
征羗燹東馳是以遐方䟽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
德所不綏莫不躡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
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
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大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陸安
不忘危乃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揚簡力
狡獸校武票禽乃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壓月窟東震日域又
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
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軻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骹屈而還亦所
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常之廬使農不
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
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鍾鼓之樂鳴鞀磬
之和建碣磬之虞戛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希樂胥聽廟
中之雍容受神人之福祐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
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
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
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狄獲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
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
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
小人之所能及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律詩

觀獵

王維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
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鴈處千里暮雲平

觀獵

張祐

曉出鳳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手抽金

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

新編古今事類聚前集卷之三十七 終

